

14

陈锡联将军:首战奇袭阳明堡

——开国将军抗战录

吴东峰

刘邓大军中有“三陈”，均为独当一面之骁将。“三陈”者，即四纵司令员陈赓、二纵司令员陈再道、三纵司令员陈锡联三将军也。

是时，陈锡联32岁，为刘邓大军中最为年轻的纵队司令员，享有“赵子龙”“小钢炮”之美誉。

1990年5月23日，笔者至北京解放军三〇一医院访陈锡联将军。将军体大肥胖，慈眉善目，方脸大嘴。耳朵略背，须靠近大声说话方能听清。

将军厚道，一不问姓名，二不问来历，即热情让座，有问必答，专注认真。

采访结束时，笔者大声请求：“请首长签个名。”将军忙掏钢笔，说：“好啊，好啊！”并自言自语：“现在怎么都兴这个名？”

1937年10月19日，陈锡联这门“小钢炮”向日军打出了一发“重磅炮弹”，爆炸了振奋人心的特大新闻。

是日凌晨，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的陈锡联，为配合正面战场的忻口战役，率部主动出击，奇袭了日军山

西代县阳明堡飞机场，激战一小时，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，震动华北，亦振奋全国。

战史称，此为一二九师首战，日军之胜利，亦为陈锡联将军独立指挥战斗之始。

笔者曾两次采访陈锡联将军，将军均未主动提及夜袭阳明堡之役，问之方谈及是役，多为教训与不足：

“这一战没有打好。一、不会打飞机，只知道拿铁锹砍，这能砍坏几架呀？二、一架飞机爆炸，其他飞机也跟着炸了，好多战士来不及跑，牺牲了。”将军继曰：“如果我们那时对飞机了解得更多一点，就会倒上汽油把它烧光，会干得更漂亮！”

陈锡联将军论阳明堡战斗经验：“战前侦察要清清楚楚再清楚，部署要周密周密再周密，战斗

要勇敢勇敢再勇敢。”

1938年3月，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首长采取“攻点打援”之策，在山西境内取得神头岭大捷，神头岭，成了日军丧魂落魄的“伤心岭”。

时任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的陈锡联将军回忆，是战，因为兄弟部队创造战机的第七六九团出力甚大而战果不大，陈锡联发牢骚“光啃骨头，没有吃上肉！”时任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闻之公开放话：“陈锡联这门‘小钢炮’不会闲着，总有他开火的时候。下次让他吃肉，但啃骨头的劲头不能丢！”

不到半月，邓小平便承诺了让七六九团“吃肉”的诺言，陈锡联率部参加了著名的歼灭日军辎重部队响堂铺战斗。

3月31日9时许，日军辎重部队汽车181辆及其掩护部队于河北涉县西南的响堂铺进入伏击

圈，邓小平和副师长徐向前（刘伯承因事不在前线）命令第七七一团放过去前面100余辆汽车，让其进入陈锡联的第七六九团主力伏击区。待其余汽车全部进入伏击区时，邓、徐下令发起猛烈攻击。

陈锡联回忆，战斗打响前，邓小平亲赴第七六九团打气：“上次神头岭战斗，你们还对师里有意见，说‘光啃骨头，没有吃上肉’。这次可是块大肥肉，但肯定连着硬骨头，没有啃骨头的劲头，这肉很难吃下去哟！”

陈锡联郑重表态：“这次，我们第七六九团大部参加攻坚，小部参与阻援，别在三八六旅兄弟部队面前丢人。请邓政委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是役大捷，八路军共歼日军少佐以下400余人，毁敌汽车181辆，缴获长短枪130余支、迫击炮4门。其中，第七六九团干掉日军汽车100辆。战后，兄弟部队调侃说：师首长有点偏心，让第七六九团吃100辆汽车，让第七七一团吃80辆汽车。邓小平则称赞：“陈锡联有吃肥肉的胃口，更有啃骨头的劲头！”

我童年的第一杯咖啡是雀巢速溶。那个年代，似乎流行赠送速溶咖啡。扎着红绸的透明礼盒，两个玻璃罐，配一个马克杯。我兴奋地拆开包装，打开玻璃罐，撕开密封纸，用金色小勺挖出一勺棕色粉末，倒热水，搅匀。我浅尝一口，吐了大半，口腔里蔓延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药味儿。很快，母亲把两个玻璃罐倒空，废物利用，装了腌萝卜干。那个印着“雀巢咖啡”的红色马克杯和金色小勺用来冲奶粉，一直放在玻璃餐桌上，倒也相得益彰。

再次接触咖啡，是在工作后。单位食堂的午饭里提供一杯现磨咖啡。当时，我的第一反应是，上海不愧为一座风花雪月的小资城市。我怀着附庸风雅的憧憬走进食堂。饭后，同事问：“喝咖啡吗？”我懵懵懂懂，满怀期待地跟着同事来到咖啡机前排队。那是一款功能单一的全自动咖啡机。倒进咖啡豆，按下研磨键，便能流出黑咖。大家用朴素的一次性纸杯接住，倒点纯牛奶，用一根长长的木棒搅匀，糖包自取。他们拿着午餐咖啡重新走回长排桌前，或者走进院子，三五成群地聊天。同事们对于食堂的评价平平，但最后，总要补充一句：“但我们有免费的现磨咖啡啊。”一开始，我实在不理解大家对于这杯午餐咖啡的热情与执着。从咖啡豆到咖啡机，从制作过程再到容器，它都太朴素了，实在配不上巨鹿路“爱神花园”的格调，甚至辜负了上海这座摩登大都市。

与这杯午餐咖啡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单位门口的玛赫咖啡。柔情的红色艺术招牌，内有黑衣侍者，一架白色三角钢琴。窗台和茶几上，散落着店主在世界各地淘来的小玩意，不名贵却十分特别。置身如此优雅的环境，点一杯咖啡，精美的拉花，配骨瓷托盘和银色小勺。窗外，是巨鹿路的满地金色梧桐。这才是我想象中上海咖啡的腔调。

但很快，我也加入了免费午餐咖啡的队伍。因为我发现，在没有午休的单位，咖啡实属工作必备。所谓的“腔调”没那么重要，我更在意的是，如何度过漫长而昏沉的下午时光。我开始明白，咖啡在上海如此风行，与它在历史印象中的小资情调没有多大关系，与它的味道也无多大关系。实际上，它代表着快节奏、高效率打工人的自觉性。

我爱上了咖啡因带来的精力充沛的幻觉。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在工作与学业的双重压力之下，我每天豪饮两杯咖啡。当中午喝第二杯时，我的精神高度兴奋，感官极其敏锐，仿佛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在观看世界。带着些许的晕晕乎乎，我坐在电脑前飞速打字。这大概是尼采所说的“酒神之醉”，是创作的最好状态。直至有一天的午后，眼前的电脑屏幕开始泛着莹莹光芒，字体模糊，我的心脏快速跳动。那是身体在向我警告。它在说，别再欺骗我了，我需要的是真正的休息。

几年过去，咖啡更好地融入了这座城市的日常。它的价格更亲民，有更多的咖啡店标示自带杯可以优惠；它无所不在，更频繁地出现在便利店、党群服务中心、图书馆、社区食堂与市民驿站。甚至，我在在一幢现代化的写字楼大厅，看见了机器人自动咖啡机。一个金发碧眼的鬻发大叔正在机器前扫码，机器臂取杯、磨豆、萃取、打奶泡。他尝了一口，举起手机对准自己和小蓝杯自拍，竖起了大拇指……

假期回家，我发现家乡的咖啡价格普遍比上海昂贵。而母亲，实在不理解我为何每天都执着于买咖啡。她喜欢喝茶。早起，烧一壶开水，摆出茶具，泡一杯绿茶，是她的仪式。而我，打开外卖应用，领红包，各处比价，点一杯性价比王者的拿铁，是我的生活。生活的模样是多样的，咖啡的模样也是多样的。无论是独自漫步在梧桐树下，手持一杯咖啡，坐在街边的露营椅上，看人观景；还是在高耸的写字楼中，点一杯咖啡外卖，十指如飞地敲着键盘；抑或在商场的咖啡店，与新朋旧友来一杯社交咖啡。多元与包容，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腔调。

咖啡的腔调

陈思



边看边聊

其实，卓央早就想给母牦牛“牛魔王”换个名字——自从“牛魔王”的一只犄角被锯掉，它就一改之前桀骜不驯，倔强偏狂，到处闯祸的毛病，变得温驯乖巧了许多。做了阿妈之后，它的性情变得更加柔和。每每给小牛犊宝宝“二郎神”喂奶时，它总是扭过头去，看着把头钻到肚皮底下使劲儿吮吸奶水的“二郎神”，眼眸里充满了母爱的宽仁与慈悲，让人觉得以前它闯的那些祸，都不是它干的。它非常喜欢舔舐“二郎神”，“二郎神”只要在身边，只要它的舌头够得着，它就会伸出

柔软的舌头，仔细地舔舐“二郎神”，从“二郎神”长着灵巧的小尾巴的小屁股，到瘦瘦的脊背，再到忽闪忽闪着眼睛的头部，每一个部位都不会放过。

卓央也非常喜欢“牛魔王”舔舐“二郎神”，每每看到这样的场面，她就会紧紧盯着这母子俩，眼里有一种痴痴的神色，甚至有些羡慕和嫉妒。如果这时，总是忙忙碌碌的阿妈刚好从身边走过，她就会走到阿妈跟前，用自己的头去蹭她宽大的皮袍下摆，阿妈就会低头看着她，腾出手来摸摸她的头，或蹲下身在她的额头上轻轻吻一下，说一声“阿妈洛洛”（安多藏语方言，意近妈妈的宝贝），一种幸福的感觉在卓央的心里洋溢起来，就像是她喜欢玩儿的吹泡泡游戏，那只牛角罐里放了好多肥皂粉，一层的泡沫不断泛起，喷涌不断。

卓央觉得，“牛魔王”是个好阿妈，就跟自己的阿妈一样好。这么好的阿妈，怎么能叫“牛魔王”呢？卓央想给“牛魔王”改名，却一直没想到一个切恰的名字，直到那天次洛恰把“二郎神”的名字改成“红孩儿”，“因为这样，就跟《唐僧喇嘛传》里的故事情节是一样的。”次洛的说法，却让卓央灵机一动，与其给“二郎神”改名字，不如给“牛魔王”改名字，如果把“牛魔王”的名字改成“二郎神”阿妈的名字，不是同样与《唐僧喇嘛传》的故事情节是一样的吗？这个想法让卓央兴奋不已。只是没想到，谁也不

知“二郎神”的阿妈叫什么名字，就连被称作“唐僧喇嘛”的我也不知！

再说我。

自从那天次洛和卓央跑到我家，把我堵在被窝里，问我“二郎神”的阿妈叫什么名字？我却大张着嘴，不知道怎么回答，让他俩失望而归后，我感到羞耻难当，决心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。他们前脚刚走，我就急忙翻身起床，顾不上洗漱，便找来我心爱的《唐僧喇嘛传》，开始翻阅，接近吃早饭时，我终于在书里找到了有关“二郎神”阿妈的那句，说她是玉皇大帝的妹妹，却提不到她的名字。

那天到了学校，“二郎神”阿妈是谁这个问题，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，挥之不去，甚至影响到了我认真听课。趁着课间休息，我背着次洛和卓央去找语文老师，问他“二郎神”阿妈的名字，没想到把老师也问住了。

语文老师睁大了眼睛，愣愣地看着我，摇了摇头。直到几天之后，语文老师上完了课，把我叫到办公室里，拿出一本笔记本，打开来，对我说，关于“二郎神”的母亲是谁这个问题，他请教县上的一位民俗专家了。这位专家告诉我，在民间的神话传说里，“二郎神”的母亲有好几个名字，说着，他指着笔记本，念了起来：瑶姬、云花女、白莲公主……

语文老师一边念着，一边问我：“你问这个问题干什么？”

“给‘牛魔王’改名字。”我回答说。

“什么！”老师睁大了眼睛，惊讶地看着我。

从语文老师办公室出来，我觉得“二郎神”阿妈的这些名字都不好记。就想，既然她是玉帝的妹妹，那她就是个仙女。遂打算给卓央建议，把“牛魔王”改名叫“仙女”。

老伴（剪纸）

孙平



老刘、老周和老王等一帮牌友每天老清早，便聚集在自家小区的“麻友”家，昏天黑地一起搓麻将。有时，人来得迟了，只能站在一旁“观战”。所以，他们常常要赶早市迟等开门，以免抢不到座位。

毕竟都是上了岁数的人，抢“地盘”当然费神，正式“上阵”时，那种惊险紧张，更是劳心……反正一坐到台前，就不得安宁。受人喜爱的娱乐活动，一旦掺入物质刺激，就走了味。这一两年里，老刘高血压突发，被送到医院急救，至今不能出院；老周因脑卒中，四肢有一半动弹不了，天天侧躺在床上。

去年春上，留学回沪的研究生阿丽应聘成功，当上了居委会主任。她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，寻思着如何劝阻老人们走出误区，过上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。

一个周日，阿丽休息。她只身来到老人们中间，正巧，有一桌“三缺一”，于是大家力邀阿丽“与民同乐”。阿丽虽连声说“不太会”，还是半推半就上了阵。就在她搓第三副牌时，突然惊叫一声，身体一歪栽倒在椅子边。众人见状后不容分说，手忙脚乱把她扶起身。少顷，阿丽喝了几口热茶，连说没事，大家放心。“麻友”自告奋勇，把阿丽护送到家中。大家再也无心恋战，嘴里啧啧说：想不到年纪介轻也会昏倒，真吓人！于是作鸟兽散。

第三天，阿丽从家中出来，她一拐一拐挨家挨户到各位“麻友”家通知，次日一早6时去公园和她一起锻炼身体，务必准时……云云。一些麻友老耄头虽不情愿，但因为阿丽是“舍命陪君子”的，大家不好意思不去奉陪。想不到一上午锻炼起来，众人神清气爽，中饭也多吃了许多。翌日早锻炼，全都请自来。半个月坚持下来后，“麻友”们几乎都不想麻了。

这天，阿丽突然脚不拐了。众人疑惑，阿丽哈哈大笑道出原委。原来，那天麻将室里昏倒，是她使的一计。目的，是为了劝赌呀！

一圈又一圈，随着擂茶杵在陶钵的内壁上研磨，茶饵成了粉末状。一旦往茶饵注入开水，刹那间清香飘逸，陶钵内绿意茵茵。无论在于都的乡村古树下或祠堂内，还是在村民家中的堂前，擂茶者都有个相同的身份——客家人。

在赣州的青山绿水之间，于都的源流是客家原乡，不同姓氏把迁徙、扎根的传奇写在了聚居之上。走进于都客家人的聚居地，去体验客家风情，罗田岩石村、濂溪阁、濂溪书院，以及重光宝塔，都透出不同年代的包浆，那味道令人迷醉。山峦、河流、乡村、圩市，成就了生活的图景和烟火。而让我回味无穷的，莫过于一碗擂茶了。

擂茶，于都客家人好客的代名词。正如当地民间“请茶歌”所唱的：“家家擂茶声，户户茶飘香。擂茶食中宝，胜过人参汤。”

那天溯着梅江而行，我们来到了典型的客家古村——寒信村。明代洪武年间肇基的寒信村，曾是赣州东部六县水路航运的码头，萧氏一族的客家人在这里因水而居，因水而兴。原来客家人的安家兴业之地，已然转化成了远近闻名的和美村庄。路边商铺连排，门头上挂有“赣南客家擂茶”“江畔茶语”等牌匾。

漫步梅江江畔，前方榕树下等候我们的是方言婉转，小吃鲜香，还有一碗擂茶的清香。

与泡茶相比，擂茶要繁复得多。诚然，擂茶的主料离不开茶叶，而炒熟的炒米、芝麻、花生，是擂茶的标配。在茶钵中擂成茶饵时，必须滴入山茶油，抑或小磨麻油进行调和。同样是擂成粉末状的生姜、橘子皮、八角茴香，或者擂成泥的紫苏、薄荷、芫荽，都是作为调味品出现的。当糊糊稠稠的茶饵有了开水的注入，一碗绿意茵茵、口感丰富的擂茶，才算大功告成。

面对再多的食客，擂茶人依然是那么从容，不仅手上功夫娴熟，还可以根据客人喜好，提供甜口和咸口的擂茶。况且，粮盒中用来佐茶的，还有云片、瓦片酥、烧卷子。

相对而言，生姜、橘子皮、八角茴香的味道有些冲，我更喜欢紫苏或薄荷味的，那种淡淡的植物清香会在唇齿间萦绕，既有植物的清香，又有炒制的烟火味道。

一碗擂茶下肚，立刻神清气爽。何况，每一碗擂茶里，都蕴含着客家人的祝愿，那就是健康与美好。

一群山雀从庵背山飞到榕树上，又突突地朝梅江边的宽

田与车溪方向飞去。阳光从云层中挣脱出来，榕树上滤下了斑斓的光影。我发现陶质的擂茶钵里，似是一层盈绿的光轴在漂浮。

古村，祠堂，榕树，洲滩，梅江，对于我而言，都是一个陌生的场景。毕竟，我是第一次来到寒江村，然而，这里却给了我回到家乡的感觉。不敢肯定的是，是否是一碗擂茶进入体内发生的变化。因为，茶不仅与我，与你，乃至与世界都是相通的。

坐在榕树下的小方桌前，一碗擂茶给了我无尽的遐想。水，植物，让一碗擂茶在客家人的生命中循环。显然，每一碗擂茶里都有客家人擂出的一抹绿。

阿丽劝赌

曹剑龙

七夕会

一圈又一圈，随着擂茶杵在陶钵的内壁上研磨，茶饵成了粉末状。一旦往茶饵注入开水，刹那间清香飘逸，陶钵内绿意茵茵。无论在于都的乡村古树下或祠堂内，还是在村民家中的堂前，擂茶者都有个相同的身份——客家人。

在赣州的青山绿水之间，于都的源流是客家原乡，不同姓氏把迁徙、扎根的传奇写在了聚居之上。走进于都客家人的聚居地，去体验客家风情，罗田岩石村、濂溪阁、濂溪书院，以及重光宝塔，都透出不同年代的包浆，那味道令人迷醉。山峦、河流、乡村、圩市，成就了生活的图景和烟火。而让我回味无穷的，莫过于一碗擂茶了。

擂茶，于都客家人好客的代名词。正如当地民间“请茶歌”所唱的：“家家擂茶声，户户茶飘香。擂茶食中宝，胜过人参汤。”

那天溯着梅江而行，我们来到了典型的客家古村——寒信村。明代洪武年间肇基的寒信村，曾是赣州东部六县水路航运的码头，萧氏一族的客家人在这里因水而居，因水而兴。原来客家人的安家兴业之地，已然转化成了远近闻名的和美村庄。路边商铺连排，门头上挂有“赣南客家擂茶”“江畔茶语”等牌匾。

漫步梅江江畔，前方榕树下等候我们的是方言婉转，小吃鲜香，还有一碗擂茶的清香。

与泡茶相比，擂茶要繁复得多。诚然，擂茶的主料离不开茶叶，而炒熟的炒米、芝麻、花生，是擂茶的标配。在茶钵中擂成茶饵时，必须滴入山茶油，抑或小磨麻油进行调和。同样是擂成粉末状的生姜、橘子皮、八角茴香，或者擂成泥的紫苏、薄荷、芫荽，都是作为调味品出现的。当糊糊稠稠的茶饵有了开水的注入，一碗绿意茵茵、口感丰富的擂茶，才算大功告成。

面对再多的食客，擂茶人依然是那么从容，不仅手上功夫娴熟，还可以根据客人喜好，提供甜口和咸口的擂茶。况且，粮盒中用来佐茶的，还有云片、瓦片酥、烧卷子。

相对而言，生姜、橘子皮、八角茴香的味道有些冲，我更喜欢紫苏或薄荷味的，那种淡淡的植物清香会在唇齿间萦绕，既有植物的清香，又有炒制的烟火味道。

一碗擂茶下肚，立刻神清气爽。何况，每一碗擂茶里，都蕴含着客家人的祝愿，那就是健康与美好。

一群山雀从庵背山飞到榕树上，又突突地朝梅江边的宽

田与车溪方向飞去。阳光从云层中挣脱出来，榕树上滤下了斑斓的光影。我发现陶质的擂茶钵里，似是一层盈绿的光轴在漂浮。

古村，祠堂，榕树，洲滩，梅江，对于我而言，都是一个陌生的场景。毕竟，我是第一次来到寒江村，然而，这里却给了我回到家乡的感觉。不敢肯定的是，是否是一碗擂茶进入体内发生的变化。因为，茶不仅与我，与你，乃至与世界都是相通的。

坐在榕树下的小方桌前，一碗擂茶给了我无尽的遐想。水，植物，让一碗擂茶在客家人的生命中循环。显然，每一碗擂茶里都有客家人擂出的一抹绿。



时尚